

一益录

当代学者文史丛谈

本丛书谈文论史，纵贯古今，
述人物，述秘事，述轶闻，
述典章，烛幽洞微，各抒己
见。随笔所至，见掌故，见
识力，见趣味，见性情。

金性尧◎著

山西出版集团
三晋出版社

一 益 录

当代学者文史丛谈

本丛书谈文论史，纵贯古今，
迷人物，迷秘事，迷轶闻，
迷典章，迷幽洞，迷激，各抒己
见。随笔所至，见掌故，见
识力，见趣味，见性情。

金性尧◎著

山西出版集团
三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盞录/金性尧著. —2版. —太原:三晋出版社,
2010. 12

(当代学者文史丛谈)

ISBN 978-7-80598-215-1

I. ①一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文史—中国—文集

IV. ①CS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28345号

一盞录

著 者:金性尧

责任编辑:张继红

装帧设计:天露霖文化

出 版 者:山西出版集团·三晋出版社(原山西古籍出版社)

地 址: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
邮 编:030012

电 话:0351-4922268(发行中心)

0351-4956036(综合办)

0351-4922203(印制部)

E-mail:sj@sxpmg.com

网 址:<http://sjs.sxpmg.com>

经 销 者:全国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660毫米×960毫米 1/16

印 张:18

字 数:295千字

印 数:5000册

版 次:2010年12月第2版

印 次: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598-215-1

定 价:32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卷首絮语

文史不分家，堪称治学古训。鲁迅评《史记》曰：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。”即以兼善文史取则，推为最高典范。回首历代硕学大家，文章巨公，莫不淹贯文史，通才博学。惜时至当今，学文者不治史，治史者不学文，人为割裂，鲜能造就通才。有鉴于此，我社广邀名家，纵而谈史，横而论文，各出一集，合成丛书，名之曰《当代学者文史丛谈》，实则以随笔之体为文史知识之自由谈。综观金性尧、黄裳等老先生，均为国内兼通文史而卓有建树者，此次慨允我社之邀，精心选辑其文史随笔，合旧篇新文于一编，述历史人物则评其曲直，讲风俗民情则探其本源，数典章制度则溯其源流，征引丰富，多所参稽，而性情所至，谈古论今，烛幽洞微，切中时弊，率能集知识性、趣味性、思想性于一体，于广大读者不啻为熟面孔下的新创作。故本丛书不仅在于增知识，佐谈助，要而可窥见其一家之言，探寻其治学思想及轨迹，而多有所获。

金性尧先生是国内卓有建树的古典文学专家，近年来他的随笔集更是赢得了众多的文史爱好者。《一盞录》是继《伸脚录》、《清代笔祸录》、《不殇录》、《饮河录》等饮誉文坛后的又一部随笔力作。其中一部分是旧作翻新，见解更加精深，如《杨惲腰斩案》、《贺知章与四明狂客》；一部分是新作，如《庄姜与宣姜》、《陶渊明田园诗》、《后武则天时代》，时间跨度大而论述精审。先生读书甚细，善于在纷繁的文史著作中探寻为人忽视的蛛丝马迹，揭示文外之意，把握人物心态，显示出特别的历史眼光，大可玩味。



目录/CONTENTS

001 /	伯夷的公案
003 /	周公流言案
006 /	嵇康论管蔡
009 /	一件婚姻官司
011 /	胆小的朱子
014 /	静女之谜
017 /	庄姜与宣姜
022 /	天人大变
026 /	西施
028 /	子见南子
030 /	富贵徒骄一妇人
033 /	褒语入正史
035 /	文君的归宿
038 /	昭君出塞的真相
040 /	杨恽腰斩案
044 /	饮马长城窟



- 047 / 孔雀东南飞
- 051 / 曹操与张绣的恩怨
- 053 / 魏明帝生父之谜
- 055 / 司马懿装病
- 059 / 嵇阮至交的奇谈
- 062 / 陶渊明田园诗
- 066 / 《闲情赋》的毁誉
- 069 / 后武则天时代
- 075 / 活鼠胜死王
- 077 / 虢国夫人
- 079 / 贺知章还乡
- 082 / 贺知章与四明狂客
- 086 / 辋川秋日
- 091 / 李白大梦
- 094 / 夔州古柏
- 097 / “风雪夜归人”的人是谁
- 100 / 谢自然与华山女
- 103 / 联句的源流
- 107 / 哭儿诗
- 112 / 诗人的“性错位”
- 116 / 两三星火
- 119 / 为渊驱鱼的黄巢
- 122 / 烛影斧声案辨正
- 126 / 孤山梅花

130 /	李清照改嫁新说
133 /	沈园之会质疑
135 /	西风门巷
138 /	朱淑真非北宋人说
142 /	《醒世姻缘传》作者非蒲松龄说
152 /	明清的太监
154 /	人亡争兴
157 /	清代第一起文字狱
160 /	吴伟业生前与身后
163 /	庄氏史案
166 /	明史钞略
169 /	查继佐与吴六奇
172 /	快乐皇帝的烦恼
176 /	清世宗登位之谜
180 /	十四子与四子的公案
183 /	齐周华恶劫难逃
186 /	名山藏副本
188 /	御制书成为禁书
191 /	名教罪人与风雅魔道
196 /	一士谔谔曹先生
199 /	疯人也难逃文网
201 /	大冤与小冤
204 /	两遭帝怒的沈德潜
208 /	十全老人琐录

211 /	金圣叹的杜诗解
215 /	如何评价赛尔墩
220 /	民国诗选
223 /	关于鲁迅的四封信
226 /	叶落归根
232 /	读陆侃如致刘大杰书
234 /	古籍工作的忌讳
236 /	她才二十八岁
241 /	堕甑录
246 /	絮叨
250 /	夜半钟声到客船
254 /	旧诗选录
257 /	《土中录》前言
262 /	我与书
281 /	后记

伯夷的公案

这篇小文，八十年代以来就想写的，却一直左顾右盼，欲说还休。最近读了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五十二期钱伯城兄《读韩札记》中的论韩愈的《伯夷颂》一文，又激发了我的宿愿。钱文中说：“此文由于受到颂非其人，韩愈这篇文章长期遭冷落，各个选本都不入选，其实是很值得一读的。”说得很对，却也有例外，那就是1962年6月出版的《中华活叶文选》合订本第二辑曾经选入此文。活叶文选为什么敢这样胆大妄为？原来是闻风而动，作为批判用的，含有反面教材的意思，于此亦可略见书林的沧桑。

伯夷、叔齐是殷末人。孤竹国在哪里，首阳山在哪里，到今天还不了然。可是这两人的影响却很深远，京剧《二堂放子》刘彦昌的唱词中便称为“两大贤人”。京剧来自民间，可见称颂的不仅是士大夫。刘彦昌的这段唱词，等于是《伯夷颂》的唱本。去年上海曾演出过《二堂放子》，可惜无缘一饱眼福，这段唱词想必不会被删去。新版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，对伯夷只作了客观的介绍，不涉褒贬，深得辞书之体。《辞源》于文末有这样的话：“封建社会里把他们当作高尚守节的典型。唐韩愈《昌黎集》十二《伯夷颂》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”说得很平稳，却也话里有因：把伯夷看作高尚守节典型的是封建社会里的看法。

按照孟子的说法，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。听到文王事业兴盛，便说：“盍归乎来，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”这是托古以推行他的仁义学说。《论语·季氏》只说：“伯夷、叔齐饿于首阳之下。”到了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就说饿死于首阳山。韩愈的《伯夷颂》就是根据《伯夷列传》发挥的。

王安石对韩愈的不满，在北宋人中是突出的一个，单是用诗歌来嘲讽的，就有多处，如《奉酬永叔见赠》云：“他日若能窥孟子，终身何敢望韩公。”这是因为欧阳修（永叔）很推崇韩愈，故安石有反唇之作。《秋怀》的“韩公既去岂能追，孟子有来还不拒”；《韩子》的“力去陈言夸末俗，可怜无补费精神”，说得更为尖锐了。在散文中，他的《说性》、《原性》两文，原是针对韩愈的，《伯夷》则完全和韩愈唱反调。俞文豹《吹剑录》说：韩、王

皆好孟子，皆好辩，“三人均之为好胜。孟子好以辞胜，文公好以气胜，荆公好以私意胜”，说得很风趣很中肯。固执倔强不让人，也是这三人性格上的共同特点。

王安石对伯夷又说了哪些话呢？他是根据孟子之说的：当时伯夷年已八十余，春秋已高，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，估计亦数千里之远，“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，乃死于北海之滨耶？抑来而死于道路耶？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？”王安石是宋代屈指可数的大诗人，这几句话，便是以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与抒情的笔调来探索的，就史事的真相而论，未免浪漫过头，令人不很信服，但如果看作一种学术风气，值得我们钦佩。

韩愈在宋代已成为一个道统与文统的偶像，苏轼《韩文公碑》，就说“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溺”。韩愈生前也俨然以传周孔之正统自居。王安石是宋代人，与韩愈并无个人恩怨，王氏本人也以维护名教，弘扬儒道为己任，可是在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与评价上，王文公却能力破韩文公的已成之说，这种精神，这种风气，令人大为向往。

《论语·子张》记子贡曾经说过：“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”这是对的。众恶皆归，究非知人论世之公道。但纣的残民以逞、自取灭亡也是事实。这一案是无法翻的。

伯夷、叔齐是正直自爱、重视操守的人，由于痛恨纣之暴政而隐避，这是可能的。但他们又是殷之臣民，殷商既亡，他们不愿出仕新朝，以遗民而隐居于山泽，对于古人来说，这并不矛盾。称赞伯夷，并不等于贬责武王，韩愈本人，就是一个例子，在他的诗文中，要找些颂扬武王、周公的话，随处可见。南宋陈亮《龙川集》卷十三，盛称武王之伐纣，是“以至仁顺天命，以大义拯斯民”，却以武庚为忠臣孝子；力斥纣之暴虐，而以伯夷、叔齐为义士之首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这话其实并不新鲜，历代文士，无不以武王伐纣为出斯民于水火的仁政，又都以夷齐之饿居西山为义士的高风。

至于后人责备夷齐：西山何尝非周土，薇蕨何尝非周土所植^①？那是苛论猛于虎。这样说，夷齐只有死路一条，才能算是节士了。

^① 见陈垣《清初僧净记》卷三所引僧木陈《从周录序》。

周公流言案

西周初期，周公因受流言而与管蔡骨肉相残，恐为中国最早(?)的一件宫廷政变案。记载这一案件的最原始也最可靠的史籍是《尚书·金縢》，如用文学的眼光看，倒像一篇微型小说。今先摘录《金縢》本文：

既克商二年，王有疾，弗豫。二公曰：“我其为王穆卜。”周公曰：“未可以戚我先王。”公乃自以为功，为三坛同埴。为坛于南方，北面，周公立焉。植璧秉珪，乃告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。

史乃册祝曰：“唯尔元孙某，遘厉虐疾。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，以旦代某之身。予仁若考能，多材多艺，能事鬼神。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，不能事鬼神。……今我即命于元龟，尔之许我，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；尔不许我，我乃屏璧与珪。”……公归，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。王翼日乃瘳。

武王既丧，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：“公将不利于孺子。”(后略)

大意是，周克商二年，武王患重病，太公、召公想虔诚占卜，周公阻止说：“不可使我们先王忧怖。”于是由自己为人质，筑起祭坛，置璧持玉，以告祖先。

史官写了策书祝曰：你们长孙某患了危急的重病，如果你们三王，一定要责成他去服事鬼神，那就由我来代替。我仁柔有能力，多材多艺，这一元孙样样不如我，因而不能服事鬼神。(下略)

这段记载，颇为后人怀疑：二公要占卜，被周公阻止，却由自己设坛祷告，这是为什么？说二公要“戚我先王”，他自己难道不会戚先王？这一点也是最为后人疑惑的。王廉在《迂论》中说：“死生有命，周公乃欲以自代武王之死，使周公而然，则为不知命矣；且滋后世刳股醢天之俗，周公元圣岂其然乎？”袁枚《金縢辨》说：“其时武王虽病，并未终也，而称元孙某

以诿，是先以死人待武王也^①。”因此，有些人便以为《金縢》是伪作。

俞平伯写过一篇很风趣的《〈尚书·金縢〉中的几个问题》：

在当时不解训诂，也没有读《史记》，不会把“功”字作“质”字讲，觉得周公这个人很奇怪，他不让二公去占卜，其理由是“未可以戚我先王”；而待二公一转背，他就自以为功起来，秘密地册祝三王去了。我读了《周爽》，颇觉周召有争功之象，所以对于周公这种举动，模糊地认为专擅嫉忌之类。

此虽小儿之见，而至今天看来依然可疑。就算把“功”作“质”字讲（《书》作“功”，《记》作“质”，而“功”是否就可以训作“质”，是另一问题），周公的行径，终是鬼祟。他自己也无非是册祝占卜，为什么要反对二公之穆卜？未可以戚我先王，究竟作何解释？顾译作“这还是不能感动我们的先王的”。其语气是否两两符合呢？郑玄说“未可忧怖我先王”，所释似颇直截，无缘远引《孟子》赵注。就算以动训戚，这句话也只是“不要去惊动他老人家”之意。总之，周公是叫他们不要和先王们去打麻烦，而他可以背人去大干特干。我们若以周公为至圣，则此种心理自难解释；若以为常人，则亦寻常事耳。

文末又记云：“此文写毕，以示陈寅恪先生。他以为周公阻止二公穆卜，是说事情危急，单是占卜徒然忧我先王，现在非得一命换一命不可。”语亦隽妙，当时心情可能是这样，但召公等未必理解，因而后来有风波。

周公在册祝中说，他的品德和才艺都超过了武王，这固然是他的苦心，想以此说动祖先，让他来替死，但别人是否也这样想；又如“尔之许我”云云，简直是在要挟三王了。而且武王第二天大病痊愈，周公也没有死，事情更加说不清楚了。

《金縢》非伪作，当是战国中期根据当时传说而写的，但此文可疑之处不止一二事，还可举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例子：管叔为什么要说“公将不利于孺子”的话？支持他的还有“群弟”，可见并非管叔个人的偏见。旧说是因为周公继武王而摄政的缘故，可是《金縢》篇里并没有这样的话，管叔的流言就紧接在武王既丧之后。在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中才说：

^① 皆引自蒋善国《尚书综论》。

“成王幼，不能莅阼；周公相，践阼而治。”《明堂位》中还说：“武王崩，成王幼弱，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。”这是后人以意补足，《金縢》原意如何，尚不可知。周公果真践阼的话，不仅是二叔，其他大臣也会疑心的，召公便是一个，我倒觉得二叔也有可以同情之处，嵇康就对管蔡十分同情。

现在我要说的，单就《金縢》的上篇看，恐已启二叔之疑了；周公阻止了二公由自己“以旦代某之身”，岂非已料定武王必死？不想第二天武王的病好了，可见周公的祈祷是虚伪的。在管叔等看来，册祝是空的缥缈的，而周公的所作所为却是实的，有目共睹的。等到武王真的死了，流言之起，也是事有必至，迫不及待。所以，周公即使无摄政事，这场宫廷政变还是要爆发的。

嵇康论管蔡

管叔、蔡叔、霍叔和周公，都是武王兄弟。武王灭殷后，封纣之子武庚为诸侯，分商地为三部，命三叔各据一部监视。武王逝世，其子成王继位，却由周公摄王位，代行国政。成王和大臣召公等对周公颇有疑忌，三叔也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，武庚便与管蔡反叛。周公亲自东征，杀武庚与管叔，流放蔡叔。

后人对此颇有议论，因为当时成王年幼，周公居中主政，有些擅专之处也是可能的。其次，殷代诸帝中，“兄终弟及”的很多，而周初王位继承法尚未确立，也容易启人疑心，以为周公将仿殷人之制；但如以传弟而论，则武王为老二，管叔为老三，周公为老四，也应由管叔继承，管叔可能怀疑周公排挤他而自取。苏轼《和陶归园田居》之一曾有“周公与管蔡，恨不茅三间”语，也是意味深长的。

但这些只是后人的揣测，自从儒学高举，周、孔并尊以来，却都众口一词，谴责管、蔡是叛乱，他们之被周公讨伐是完全应该，也是咎由自取。

嵇康于是写了一篇《管蔡论》，借问答体说“管、蔡皆服教殉义，忠诚自然”，所以先受文王的重视，后为武王、周公重任而监视殷顽，这并非从骨肉私情出发，而是为了“崇德礼贤，济殷弊民，绥辅武庚，以兴顽俗，功业有绩。故旷世不废，名冠当时，列为藩臣”。那末，管、蔡为什么要反抗呢？嵇康以为“管、蔡服教，不达圣权，卒遇大变，不能自通，忠于乃心，思在王室，遂乃抗言率众，欲除国患，翼存天子，甘心毁旦（指周公），斯乃愚诚愤发，所以徼祸也。”意思是管、蔡只知道忠实于原来的君臣之义，不理解周公摄政是出于圣人权宜变通之计，他们为了效忠王室，于是抗言率众，不惜毁谤周公令誉，因而遭祸，故虽愚而实诚。周公也是隐忍（忍痛）授刑，流涕行诛。欲行赏罚，只得不避亲戚；欲施戮挞，必须加以罪名。尽管二叔怀忠抱诚，总之还是由于为罪受诛。后人不察，便以管、蔡为恶。接着，他又提出了很有“逻辑性”的论点：“不知管、蔡之恶，乃所以令三圣（文王、武王、周公）为不明也；若三圣未为不明，则圣不祐恶（而）任顽凶也。顽凶不容于明世，则管、蔡无取私于父兄，而见任必以忠良，则二叔故为淑

善矣。”意思是，文武周公之为大圣人，这是无可疑议的，大圣人决不会任用邪恶顽凶之人，因此，如果以管、蔡为恶人，岂非将三圣看作不明善恶的人了？末段又说：“且周公居摄，召奭不悦，推此言之，则管、蔡怀疑，未为不贤。”然而管、蔡既忠而贤，周公又是大圣人，又如何解释以圣戮贤这一十分尖锐的矛盾呢？嵇康便反复强调这是由于周公之从“权”：当初的摄政，固然是从权，后来之讨管、蔡，因为“所惑者广”（影响太坏），也是不得不诛，也是从权。只有这样理解，周公的苦心，管、蔡的遭祸，才能“释然而大解”。

这是一篇很奇特的政论性文章。将管、蔡之叛，归因于“服教不达圣权”，这很难使人信服，嵇康说的是否全是真话？

《嵇康集》中的文章，一种是克制性的，如《养生论》、《家诫》等，后者就像一个深于世故，谨小慎微的老冬烘之教戒子弟，有些地方看了令人发笑，如说对长吏只要尊敬就够，不可太亲密；如有多人一同走，不要走在后面，也不要住宿夜，因为长吏喜问外面的事情；如果有人“发举”，怨者就要说你说的，怎样也辩白不了。末了说，不要离楼强劝人喝酒，人家来劝你喝酒，也不要拒绝，有点儿作醉意就停止，不要烂醉得不能自制。这哪里像性高气傲的嵇中散呢？

还有一种是发泄性的，如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和《管蔡论》。他在《释私论》中，也说“周且不顾嫌而隐行，故假摄而化隆”，似乎也在推崇周公，但在《绝交书》中，却说“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”。我们从《嵇康集》来看，却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“非”与“薄”的论调，实则这样的文章就是在非薄了。

这里再对《管蔡论》这篇文章的写作动机作个探索。

嵇康夫人是曹操孙子譙王曹林之女，于曹魏自有特殊的感情，司马氏一再想笼络他，都为他所拒。魏高贵乡公曹髦正元二年，毋丘俭、文钦在淮南起兵讨司马氏，未遂被杀。《魏志·王粲传》引《世语》：嵇康欲起兵响应，为山涛阻止。这事未必可靠，却说明后人已看出他对司马氏的态度。过了五年，曹髦被司马昭所杀。次年，乃作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更明白地表达了他对司马氏的态度，否则，何必这样盛气凌人？这篇《管蔡论》，当作于毋丘俭起兵失败之后。周公摄政和司马专权，管、蔡之叛和淮南起兵，其事正有仿佛处。俞正燮《癸巳丛稿》卷七说：“其时王肃、皇甫谧之徒，诬造汤武周孔之言，康谓篡逆之言，必每非薄之。若出仕在人间，

不自晦止，必身显见此事，非毁抵突，新代所不能容。师与昭以为康深见其隐衷，而预知不容，是必为难者，故恶之。”可谓鞭辟近里。王莽、曹操以至明初的燕王朱棣，皆以周公自居。曹丕篡位时，还说过“舜禹之事，吾知之矣”的话。

魏景元四年，嵇康即因吕安案受牵连而被杀；这只是一个因头。吕安是被诬陷的，嵇康并非此案主角，为了仗义而挺身前去作证。他在狱中时，还以为自己不会死，故《幽愤诗》结尾有“心焉内疚，庶勛将来。无馨无臭，采薇山阿。散发岩岫，永啸长吟”语。但钟会却乘机进谗，把嵇康比作少正卯。这里有他自己的私愤，也有深中司马昭心意之处。

嵇康临刑时，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，未被允许，这也见得嵇康在当时的声望。司马昭后来有悔意，也许感到杀嵇康那样的文士，对他的执政未必有利。

读了中散的《养生论》和《家诫》，觉得他对全身远祸，宁心绝虑之道，想得实在周到，什么地方都考虑到了，真像个不食烟火不与世事的仙人那样，然而嵇康的性格却是悲剧的性格，《广陵散》还是要绝响的。

一件婚姻官司

一

灰浥行露，岂不夙夜？谓行多露。

二

谁谓雀无角，何以穿我屋？谁谓女（汝）无家，何以速我狱？虽速我狱，室家不足。

三

谁谓鼠无牙，何以穿我墉？谁谓汝无家，何以速我讼？虽速我讼，亦不女（汝）从。

这是《诗经·召南》中的《行露》诗，说的是一件婚姻官司，但也有很多疑问，至今仍未圆满解决。

根据前人的解释，大致有这样几说：（一）女子因男家婚礼手续不完备，拒绝结婚，男方便告到官府，她却坚决不答应。（二）女子因已嫁人，男方却仗威势逼迫她，以致涉讼。（三）女子因丈夫家境贫困而回娘家，丈夫控告她。（四）女子和男子曾经来往过，由于某种原因，不愿成为夫妇，男的就去控告。（五）也有以为是守礼的贫士不愿与势家结婚，被女方控告。

第一章里的三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是譬喻还是实写？如果是实写，它和下文有什么因果关系？

“灰浥”指潮湿。这三句的意思是：道路上都是湿露，我难道不想趁着早夜，怎奈路上多露。露水本来用不着如此忌憚，当是指某一种阻力。不管怎样，她对他原有情意，她之不能践约，并非出于本意，和《王风·大车》的“岂不尔思，畏子不奔”有相通之处，但和下二章严厉的口吻，坚决的态度大不相同。俞平伯说得好：“夫上章曰‘岂不夙夜’，似于义应往，而下二章则曰‘虽速我讼，亦不女从’，又何其言之斩绝耶？一诗之中，上下三章，而口吻神情宛出两人之口，岂有说耶？”（《论诗词曲杂著》）下又引王柏《诗疑》之说，王氏以刘向《列女传》所引无第一章，故疑此章为“乱